

2010/03/03

朦朧之際意識睜了眼，知道光進來天亮了。身體的眼仍然疲倦闔上，一夜紛生雜踏的思緒飛來竄去，這會兒仍沒停。現前跟上進來的是荒漠甘泉三月二日的經文，「明日早晨，你要預備好了，上.....山，在山頂上站在我面前，誰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。」

要不要晨起讀經？要不要單獨一人上山？一個屬於身體與靈魂的掙扎，但懶惰的身體打敗它們。清晨五點，身體貪婪依戀著繼續窩在溫暖的被子裡，任憑沒什麼份量的「掙扎」，也只是飄來散去的思緒而已，飄出。

身體需要睡眠，繼續昨夜躺下後到今晨第一次睜眼前的即使混亂，努力閉上眼睛，鬆緩身體，渴望入睡。也是睡了，也是醒著，意識也活動著，因是作著胡亂進來又出去的夢？接二連三，到最後連個清楚的夢也說不出記不得.....有個夢倒是清楚些。夢到人們擾攘著，像相信自己絕絕對對那樣的不相信.....上帝嗎？或是基督呢？不明確，總之是不相信當中某位具份量的人，是個男人說的話。在場的全是男士（完全清醒後的九點多坐在床褥裡記起的），大部分是留著落腮鬍的男士，穿著長袍，卻又不是長袍馬褂.....應是因為夢中不相信的爭執吵嚷情緒太強烈，所以對環境、關係、穿著、長相的注意就薄弱了。而我是唯一的女性，因為畏懼群眾的力量，或是群眾鼓譟狂熱的情緒煽動著，竟也是大聲激烈狂喊帶著殘酷的樂趣叫囂著，「不相信，不相信！」有著節奏，卻莫名其妙的在一邊叫喊不相信的歡樂嘴形仍張著血盆大口的同時，眼睛卻遏止不住傷心難過的一直流下淚水，最後竟然無法再發出任何聲音，只剩下悲痛至極的嗚咽與啜泣，盡情的哭著。又不知過了多久，竟在夢中這樣的自己裡面，移到下一個時空場景，又或者深層意識累了，和淺層意識攜手進入肉體真正放鬆的短暫睡眠休息裡，真正睡著。

這幾日，即使陽光大好，卻也毫無出門的興致。不除草，不曬被，不洗衣，不整理，連元宵月圓狼人引來的憤怒獅子摔毀斷成好幾節的手電筒，也仍散落癱瘓地上四處，這樣的作息，小小的驚慌了我.....「不用拿事情填補，體會生活空著，不做事的感覺。」有道聲音進來。最近一週，尤其是這兩三天，都是這樣的聲音，有種習慣的似曾相識.....以前也有這樣的經驗啊！語言文字像是滿出來要淹沒溺斃了，於是只得寫，寫在紙上，打在螢幕上，才能讓不請自來的文字停住，讓心安住。

專心畫完「恭賀新禧」，像之前每一張結束的畫一樣，留下可繼續修改但不想修改的部分。這回是餐桌上的盤、碗和一雙筷子。這些物件不是臨時起意而是原本計畫好的，但畫著畫著就畫忘記了。遠看放著再看看，覺得桌上空著，才想到原本要畫的盤、碗、筷子。初畫畫小了，卻沒了再繼續補償完成的興趣，只因為這張不「想」再畫了.....唉！我總叫家中小子不能只用「想」來決定事情該不該做，也要用「應該」（比較有責任的態度，即使不想、不喜歡，但應該去做，所以得做），但老實說我也真的比較是、也比較喜歡用「想不想」來決定。面對孩子成長的過程，總有許多讓人重新思考的空間與反省的可能，並不是去糾正孩

子，而是重新看見自己。

「毒」了半年的荒漠甘泉.....很好，電腦自己選出「毒」了。某部分來說，若不明察秋毫清明思辨，這些後人記錄全是耶穌路上的文字，處處隱藏散發宗教組織如權勢軍隊的武力氣息，確實有些形似毒藥。會繼續讀下去，或是被毒下去（啊啊啊！毒，看電腦什麼時候聰明到知道是「讀」而不是「毒」，所以，笨電腦還是不知道「讀」，它還是不知道，那就繼續毒下去）因為抗生素殺死了病毒也殺死了好菌，好菌卻不容易殺盡，像邪惡的黑暗勢力無法除根一樣，因為它們也是平衡世界的元素之一。因後人不懈的努力傳承，包括殺戮與排除異己的詮釋與引導，才得以在冥頑不靈四十年後，或是無知偏見或是虔誠祝福的誤導或正導四十年後，得以窺見一樣是隱藏在其中、幾千年無法被打倒的，人類歷史持續追尋的.....什麼名詞呢？仍無法寫出也不敢寫出，智慧的美德的祝福？或是恩典？或是信仰？真理？

我，這樣顛簸困頓的在路上時而清明時而迷途的行走，同樣的人生掙扎，靈與肉的掙扎，如耶穌在曠野，佛陀在菩提樹下，神性亦在我身我心。不斷的選擇或是堅定在當時他們的身上，亦同在我們的身上。天暗了又亮，有時來了獅子，耶穌說了這句話，但後人說，神的恩典夠你使用。

不知道該信靠這些後人記錄的文字多少？但事實是也只能在生活中繼續很緩慢的體會。體會到了，那些文字便如光照進入，但很無奈的，那光會消失，那體會到的幸福與感動通常很短暫，之後又是重複的困頓、迷亂、累贅、沈重，然後再次經驗光的幸福與感動.....如此反覆。若能在反覆中看見自己緩慢向前仍是滿意，但常連「緩慢的向前」也是非常的緩慢。

「把船開到水深之處」是 2010 年二月最後一天讀到的，日曆只到二月二十八日，但書上還有二月二十九日，所以你就知道我是用怎樣驚訝與期待的心情讀到這篇，「把船開到水深之處」。這話是耶穌說的，但後人作了如是的闡釋：多深？那要看你離岸離世界多遠？那要看你心中的渴望有多大？於是意象中的水一直往上漫，從門檻裡滲進來，到腳踝骨到了膝又到了腰，後來竟成了可浮的水，不可跨過的河。在魯米的詩歌裡也有這樣水的意象，這已經是第二次在西方闡述基督話語的書中，同時在波斯東方的文字裡看到類似的文字敘述。前一次是什麼時候呢？要回頭去翻日記才知道，不記得了。

你願不願意浸沉在生命的水裡？我願意，但事實是不是說願意就能進入。

你覺得目前的生活太淺麼？我曾經發出這樣的嘆息過，並且一直存在著這樣的嘆息。

你肯不肯離岸呢？我開始遲疑.....願意，但還不能離得太遠。

你有沒有感覺到進入深處的需要？我常常感覺到需要。

靠主的恩典進入深處吧！

荒漠甘泉閱讀了半年，才似乎有了那麼一點的體悟，很慢，常常遺忘並迷路。每每在混亂經過後回首也僅能說句「還好，謝謝你」，也許讚美並且哈利路亞。仍然貪戀，仍是困獸.....確實仍在情感慾望的世界裡留戀不已，明白卻無法放手，

因此弄出許多不明不白唉呀呀。

後來再讀到而觸動的是（哈！笨電腦竟然「讀」到了）：只剩了……一人；有一個人來和他摔角，直到黎明，因為要獨自退去，單獨親近神，要不見一人，只見耶穌在那裡和昨天的，明日早晨你要預備好，上山在山頂上站在我面前，誰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。這一再出現的獨自一人，遠離，讓人害怕的不是害怕一人的孤單，而是仍然留戀紅塵的不捨。不想看到自己真敢作出的放下，是不想……就像不想把餐桌上的盤碗筷子彌補好，沒什麼原因，就是不想，因為就剩這麼一點精神上的任性與眷戀了。

「放下這麼一點，失去自己，你就會得到極大的喜樂！」那聲音又說，我又聽見了。

即使起床後才寫過一封信，傍晚的現在騎單車回來，還是想再寫一封信給你。回到家天已暗，打開門踩進室內才一腳，隨即意識到出門前攤出袋內的圖畫還一張張躺在地上，還好沒再一腳往內踩，否則準踩在紙上不可。

每畫完一張圖要收進袋內時，便會將先前畫好四開與對開的圖，一張張拿出來攤在地上，按照完成時間一張一張排放好，有時會搞不清楚前後順序，看過來又看過去，一會兒覺得這樣的圖這樣的自己是可以繼續畫下去的，一會兒卻又覺得這些都是個什麼東西呀，有需要繼續畫嗎？

這會兒是吃了簡單的晚飯後才又回來繼續寫字。

飢餓影響身體的感覺，身體的感覺影響情緒，情緒便也影響正在作的事。吃飽，雖然仍是些吃了好幾餐才吃完同樣的湯湯水水，畢竟是不餓了，心情也跟著好些，做起事情來也往正面方向走，所以，這些畫，這些攤在地上一張張，從去年五月到今年三月，不包括線條速寫，不包括畫在木板上的，總共也有十二張，是可以繼續畫下去的。

當然無法像梵谷那樣密集的，也確實不要像梵谷那樣會出人命的方式，平均兩天一張的速度專注狂熱的畫，只要繼續像這樣把每一張畫完，不一定畫好也不一定滿意，畫完一張再畫下一張，這樣的畫法繼續畫下去就好了，生活上各式各樣瑣碎無法不理會的大小事情干擾著，也設法處理著、選擇著，就繼續以十個月十二張平均一個月一張多的速度，畫下去就好了。

這樣畫下去要作什麼呢？

沒去想這樣的問題，就是繼續畫，也不是要參賽，也不是要辦展，當然將來或許會想，但眼前，就只是繼續畫。

為什麼畫呢？怎麼開始的呢？倒是明白的。當初僅因為天下之大事務之多，卻似乎沒有任何事除了畫圖是我想做的，又見家中那麼多紙張顏料，那就把這些紙張顏料全畫完吧，就是這麼想，就是這麼開始畫。然後愈畫愈覺得心很平靜，平靜的心每每在畫裡顏色裡更平靜舒服。畫圖，就不傷心了。

本來想在這封信寫下屬於每張圖的文字，但這會兒又不想了。圖還攤在地上，也許明天會繼續，也許不會。是不是該把桌上未整理的書呀東西堆過來又推

過去的清理一下？也許再繼續推到堆到角角一下，因為要用這四開進口的義大利水彩紙畫下一張女人圖，除了油料還未嚐試，粉彩前兩張用怕了不準備用，水彩或是壓克力或是蠟筆一起用，這張。

再去看一回攤在地上的圖。

我，只是用文字以外的圖像記錄自己、抒發生活，處理跟自己有關的瑣碎無聊小事，而已。